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徐霞客遊記

劉虎如選註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徐霞客遊記

劉虎如選註

學生國學叢書

AW 239/10

編主五雲王  
庫文有萬

種千一集一第

記遊客霞徐

究必印翻有所權版

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初版  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再版

選註者

劉

虎

如

印發  
刷行者兼

商  
務印書館  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

商  
務印書館  
上海及各埠

## 序

『秋空淨無極，兀兀片雲孤，不與風同駛，遙令雨自蘇，卷舒如有約，尺寸豈隨膚。我欲神相倚，從之逕轉無。』

『爲霖并爲電，彌天總是雲。誰能繪霄漢，了不作氤氳。捧日開朝霽，飛霞散夕曛。此中無一繫，何處着紛紛。』

『出岫何幽獨，悠然颺碧空。遙分秋水影，忽度夕陽風。長天不留蹟，冷月若爲容。歸宿應何在？崆峒第一峰。』

『彩霞竟何往？蒼狗自徜徉。出沒千峰迴，夷猶一壑長。驚飛難作伴，龍躍豈相忘。不待爲霖日，方令天漢章。』

『卷舒有妙理，誰云倦始還。垂天寧幻態，觸石豈無關。神遠羣俱渙，情空跡自閒。始知能體物，造化掌中刪。』

此五律題爲賦得孤雲獨往還，明崇禎五年秋。徐霞客所作也。其詞意之高

妙，備極諸長。非身歷其境者，何能出此？非長於寫景者，何能出此？「詩言志」，吾人可以觀其志矣。錢牧齋云：「徐霞客千古奇人，遊記乃千古奇書。」誠非虛語。故不惜辭費，先將此奇人奇書之匡略紹介於讀者。

### 徐霞客之生平

徐宏祖，字振之，霞客實其號也。明江陰人，生於萬曆十四（西曆一五八六）年，卒於崇禎十四（西曆一六四一）年，享年五十有六。霞客童年出就師塾，即聰穎異常，雅好奇書，博覽古今史籍與輿地志，山海圖經，旁及一切冲舉高蹈之蹟。惟恐違父母意，乃應括帖藻芹之業，非所願也。纔逾齠髻，其父遇盜，阨於別墅，霞客跣足奔救，扶持湯藥者逾年。及父卒，形毀骨立，畢力喪葬，自此益厭棄塵俗，欲探奇於名山大川，因有母在，不敢請。其母王氏反勸勉之，且爲之製遠遊冠，以壯行色，自此蹇衛芒鞋，無停轍矣。

其遊也，可分爲二時期：先以母在，不遠遊，遊必有方。『自言萬曆丁未，始汎舟太湖，登眺東西洞庭兩山，訪靈威丈人遺蹟。自此歷齊魯，燕冀間，上泰岱，拜孔

林，謁孟廟，三遷故里，嶧山弔枯桐，皆在己酉。而余南渡大士落迦山，還過此中，陟華頂萬八千丈之巔，東看大小龍湫以及石門僊都，是在癸丑。惟甲乙之間，私念家在吳中，安得近舍四郡。秣陵爲六朝佳麗地，高皇帝所定鼎也。二十四橋明月，三十六曲濁河，豈可交臂失之？迨丙辰之履，益復遠。春初，卽爲黃山白岳遊；夏入武彝九曲；秋還五泄蘭亭，一觀禹陵窆石，繫纜西子湖，又將匝月。丁巳家居，亦人善權張公諸洞。登九華而望五老，則戊午也。抵魚龍洞，試浙江潮，至江郎山九鯉湖而返，則庚申也。以辛酉壬戌兩歲，歷覽嵩華元三岳，俛窺瀛渤，下溯瀟湘，齊州九點煙，尙隱隱如指掌間。憶所遇異人，如匡廬之慧燈禪師，終南之採藥野人，太華之休粮道者，了無風塵色相，至今猶在目中。也。（見陳函輝徐霞客墓志銘）是爲第一時期。

迨天啓五年（乙丑），其母病卒。『至服闋，慨然曰：「昔人以母在，此身未可許人也。今不可許之山水乎？」遂再拜辭兩尊人墓下，不計程亦不計年，旅泊

巖樓，遊行無礙。」（見陳函輝徐霞客墓志銘）是爲第二時期。歷遊浙閩贛楚粵西黔滇各處。而陳志更有「出石門關數千里，至崑崙，窮星宿海，登牛山，風吹衣欲墮，望見外方黃金寶塔，又數千里，復策杖西番，參大寶法王」等語。吳國華作壻志銘，亦以爲霞客之遊，「最奇者，晚年流沙一行，登崑崙天柱，參西番法寶，往來雞足山中，單裝徒步，行十萬餘里，因得探江河發源，尋三大龍脈。」至於唐泰所作之天遊曲，末首亦云：「掉頭寸寸是天涯，撥破重雲去路賒，萬里砥平無礙阻，更遵禹貢入流沙。」按禹貢之所謂流沙，卽張掖居延澤也，是則霞客之遊，不特入川入藏，且曾一度及於甘肅北部與內蒙古地方矣。然據丁文江所作徐霞客遊記一文觀之，則又有未盡可靠者。丁氏云：「錢牧齋所做的徐霞客傳，辭意與陳志大概相同。陳錢都是先生的朋友，傳志是先生卒後數月內做的，其中的事實應該是千真萬確。由此看來，先生不但到過四川，而且到過青海西藏了。但是細細考起來，遊記上絕對沒有遊川藏的話。而且崇禎十二年九月以前，先

生的遊跡，有記可考，萬無能到四川的理，不要說西藏崑崙了。況且其他的事實，也與傳志不符：第一，靜聞死在廣西南寧，在遊衡岳以後。第二，先生從湖南到廣西，並沒有「泛洞庭，從蜀道登帽」的事。第三，尋盤江在崇禎十一年秋間，而遊瀾滄在次年夏天，如何可以說「由瀾滄而尋盤江」。所以潘次耕說（見遂初堂集徐霞客遊記序）先生無上崑崙窮星宿海的事。作者於民國十年在北京文友會講演，也辯他沒有到過西藏四川。但是崇禎十二年九月十五以後沒有遊記，或者先生於崇禎十三年由雲南到西藏四川，也不是絕對不可能的事。」

然霞客之作演遊，止於雞足。如陳志有云：「霞客遊軌既畢，還至滇南。一日，忽病足，不良於行，留修雞足山志。三月而志成，麗江太守爲飭輿從歸，轉側筍輿者百五十日。至楚江，困甚，黃岡侯大令爲具舟楫，六日而達京口，遂得生還。是庚辰夏間事也。」再由遊記之時日徵之，在遊雞足山之前，霞客固未作川藏之遊也。其在戊寅五月初九日之後與八月初七日之前一段時期乎？（因此段時期



之遊記已缺。然是年十一月八日霞客在昆明筇竹寺之所記有云：『蓋余初意欲從金沙江往雅州，參峨嵋。滇中人皆謂此路久塞，不可行，必仍假道於黔而出遵義。余不信，及瀕行與吳方生別，方生執裾黯然曰：「君去矣！余歸何日？後會何日？何不由黔入蜀，再圖一良晤。」余口不答，而心不能自己。至是見體空誠切，遂翻然有不由金沙之意。』是則以前並未入川明矣。遑論作藏遊乎？

然而陳志有云：『霞客於峨嵋山前作一札寄余；其出外番分界地，又有書貽某宗伯，併託致余。書中皆言其所歷涉山川諸瑰狀，併言江非始於岷山，河亦不由天上。』然則霞客雖未曾入西藏，固已入川參峨嵋矣。故丁文江又云：『拿遊記的證據來比陳志錢傳，當然遊記可信，陳錢不可信。然則先生終究沒有到過西藏。但是重慶離峨嵋不過六七百里路，先生就是從遵義到重慶回家，不難向西一遊。』所惜者江源考已非全文，否則吾人必可由此得一較明確之證據也。

徐霞客之家系

宋開封尹錮者，扈蹕南渡，子孫俱誓不仕元。至明朝，本中以人材徵使蜀，景南出粟助邊賑饑，故皆膺國命之榮。景南生頤，以六書拜中翰，與其弟解元，荊州守泰，並以才名耀仕籍。頤生元獻，元獻生經，父子俱魁南榜。經生洽，官鴻臚簿。洽生衍芳，贈光祿丞。衍芳生有勉，是卽霞客之父也。有勉別號豫庵。年十九，兄弟析產，乃以室之正者，遷與伯氏，而自取其偏，節衣節食，稍有贏餘，輒表章所居，好花木泉石，爲園以自隱。晚年避盜，墮河而甦，行必藉杖。梁溪秦中丞侯給諫聞其風而悅之，造見，乃深匿叢竹中，俄而乘扁舟入太湖，遯矣。霞客每侍之，輒謂：『是兒眉庭霞起，讀書好客，可以竟吾志，不願而富貴也。』

霞客母王氏，事豫庵如嚴賓。喜種豇，滿架蔓施，綠陰雲簇，秋至，豇熟亦纍纍可觀。剪芸疏漑，場圃潔拭，皆親爲之。豇架之下，緯車軋然，故其同邑夏樹芳秋圃晨機賦有云：『豇花棚下，插架編蒲，栽諸語，植矚姑，樹蹲鴟，烹落蘇。碧雲臺榭，其樂婆娑，若乃秋露溥溥，涼颯颯，野外時間，乎擣素，金井忽飄乎梧葉。繅此女工，

禦寒尤切，調織婦之弄梭，試田家之踏籬。晨雞乍鳴，曉鐘初歇，札札乎杼韻之動，微風，軋軋乎機聲之落殘月。』此情此景，蓋寫實也。豫菴生三子，胸中不免有嫡孽之吟，徐母盡爲鋤之。生平見巫覡如見鬼仇，見餓人則必飽之，乃快。且節儉異常，霞客嘗欲爲母新舍，其母使之一新祖父碑像。霞客有五岳之志，母爲束裝，戒之曰：『第遊名勝歸，袖圖一一示我；遊未竟，我不嚙指。去亡害，卯孫在可伴也。』由是觀之，霞客之遊，其父母實有以促成之耳。

關於地理之供獻 霞客之遊記，非僅寫景物，談風月而已，對於山嶺之來脈，江海之源流，亦未嘗無所發見，其有功於地理，自不可沒。茲特分述之於次：

(一) 對於中國山脈之供獻 中國之言山脈者，初則有三條四列之說；繼有山河兩戒之說；至崑崙三龍之說興，中國山脈之系統方能有比較正確之觀念。而霞客則又爲此說之功臣也。

夫所謂三條四列說者，據翁文灝中國山脈考云：『第一列自岍、岐、荆（在

今陝西）壺口，雷首，太岳，底柱，析城，王屋，太行，恆山，至於碣石，爲北條，蓋卽渭河，黃河之北岸也。第二列爲西傾，朱圜，鳥鼠，至於太華，熊耳，外方，桐柏，至於陪尾（在今山東）爲中條，蓋漢淮與渭黃之分水嶺也。第三列爲蟠冢，至於荆山（在今湖北）內方至大別，爲中條之支脈，亦約當漢淮與大江之分水。第四列自岷山之陽，至衡山，過九江，至敷淺原（今江西廬山）爲南條。」

山河兩戒說者，唐開元間僧一行云：『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，東及太華，逾於河，並雷首，底柱，王屋，太行，北抵常山之右。乃東循塞垣，自濊貊，朝鮮，是爲北紀，所以限戎翟也。自岷山，蟠冢，負終南地絡之陽，東及太華，連商山，熊耳，外方，桐柏，自上洛南逾江漢，據武當，荆山，至於衡陽，及東循嶺，徼，達東甌，閩中，爲南紀，所以限蠻夷也。』

至於中國山脈之始於崑崙，益松筠龍經已言及之，其言曰：『崑崙山是天地骨，中鎖天心爲巨物，如人骨脊與項梁，生出四支龍突兀。四支分出四世界，南

北東西爲四脈。西北崆峒數萬程，東入三韓陷杳冥。惟有南龍入中國，分宗孕祖來奇特。』至於三龍之說，則又可以明人王士珍之言作爲代表。王氏有云：『崑崙據地之中，四旁山麓各入大荒。入中國者，東南支也。其支又於塞外分三支：左支環陰山，賀蘭入山西，起太行，數千里出爲醫巫閭，渡海而止，爲北龍。中支循西蕃入趨岷山，沿岷江左右，出江右者，敘州而止。江左者，北去趨關中脈系大散關，左渭右漢，爲終南太華，下秦岳，起嵩山，右轉荆山，抱淮水；左落平原千里，起泰山，入海，爲中龍。右支出吐蕃之西，下麗江，趨雲南，遠霑益，貴州關索，而東去沅陵，分其一由武關出湘江，西至武陵止。又分其一由桂林海陽山，過九疑衡山，出湘江，東趨匡廬止。又分其一過庾嶺，渡草坪，去黃山，天目，三吳止；過庾嶺者，又分仙霞關，至閩止；分衢爲大拌山，右下括蒼，左去爲天台四明，渡海止；總爲南龍也。』而徐霞客更言：『北龍夾河之北，南龍抱江之南，而中龍中界之，特短。北龍亦祇南向半支入中國，惟南龍磅礴半宇內，而其脈亦發於崑崙，與金沙江相持南下。』

翁文灝於彼中國山脈考一文，對於三條四列說，則以爲「與水系關係殊不明顯。」對於山河兩戒說，則以爲「一行言山之目的本不在地理而在天文，不在明山脈而在辨星野，故雖大致尙是，而究不免牽強附會，舉隅忘全之病。」對於龍經之所云，則以爲「是說爲地理而言地理，視爲天文而言地理者尙屬較勝。」對於士珍之主張，則以爲「脈絡井然，實集數代之大成。」然水系之分水，尙未提及，是亦一大缺點，故對於霞客之所記，則以爲「言山純爲山脈而言，不雜星野之見，亦非爲風水之談，視前爲大進步矣。」

(二) 對於中國河流之供獻 江源考云：「導河自積石，而河源不始於積石；導江自岷山，而江源亦不出於岷山。岷流入江，而未始爲江源，正如渭流入河，而未始爲河源也。」又云：「按其發源，河自崑崙之北，江亦自崑崙之南……發於北者曰星宿海，北流經積石，始東折入寧夏，爲河套。又南曲爲龍門大河，而與渭合。發於南者，曰犁牛石，南流經石門關，始東折而入麗江，爲金沙江。又北曲

爲叙州大江，與岷山之江合。』此其對於中國河流之供獻一也。

盤江考云：『今以余所身歷綜校之，南盤自霑益州炎方驛南下，經交水曲靖，南過橋頭，由越州陸涼路南，南抵阿迷州境北，合曲江瀘江，始東轉。漸北，合彌勒巴甸江，是爲額羅江。又東北，經大柏塢小柏塢，又北，經廣西府東八十里永安渡。又東北，過師宗州東七十里黑如渡。又東北，過羅平州東南巴且寨，合江底水，經巴澤巴吉，合黃草壩水，東南抵勐樓，合者坪水，始下舊安隆，出白隘爲右江。北盤自楊林海子北出嵩明州果子園；東北經熱水塘，合馬龍州中和山水。抵尋甸城東，北去彝地，爲車洪江，下可渡橋。轉東南，經普安州北境，合三板橋諸水。南下安南衛東鐵橋；又東南合平州諸水，入泗城州東北境。又東注那地州永順司，經羅木渡，出遷江來賓，爲都泥江，東入武宣之柳江……其兩盤江相合處，直至潯州府黔鬱二江會流時始合。但此地南北盤已各隱名爲鬱江黔江矣。』此其對於中國河流之供獻二也。

霞客於己卯八月初九日至雲州，遊記云：『余初意雲州晤楊州尊，卽東南窮瀾滄下流。以一統志言「瀾滄從景東西南下車里」，而於元江府臨安河下之江，又註謂「出自禮社江，由白崖城合瀾滄而南」。余原疑瀾滄不與禮社合，與禮社合者乃馬龍江及源自祿豐者，但無明證瀾滄之直南而不東者。故欲由此窮之。前過舊城，遇一跛者，其言獨歷歷有據，曰：「潞江在此地西三百餘里，爲雲州西界，南由耿馬而去，爲渣里江，不東曲而合瀾滄也。瀾滄江在此地東百五十里，爲雲州東界，南由威遠州而去，爲撈龍江，不東曲而合元江也。」於是始知撈龍之名，始知東合之說爲妄。又詢之新城居人，雖土著不能悉。間有江右四川向走外地者，其言與之合，乃釋然無疑，遂無復南窮之意，而此來雖不遇楊亦不虛度。』此其對於中國河流之供獻三也。

又霞客己卯四月十六日之遊記有云：『大盈江過河上屯，合緬箐之水，南入南甸，爲小梁河，經南牙山，又稱爲南牙江，西南入千崖雲籠山下，名雲籠江，沿



至千崖北，爲安樂河，折而西一百五十里，爲檳榔江；至北蘇蠻界，注金沙江，入於

緬。

一曰合於大公德。此城乃緬甸界。

按緬甸金沙江不注源流，志但稱其闕五里。然言孟養之界

者，東至金沙江，南至緬甸，北至千崖，則其江在千崖南，緬甸北，孟養東矣。又按芒

市長官司西南有青石山，志言金沙江源出之而流入大盈江；又言大車江自騰

衝流經青石山下。豈大盈經青石之北，金沙經青石之南耶？其言源出者，當亦流

經而非發軔。若發軔，豈能卽此大耶？又按芒市西有麓川江，源出峨昌蠻地，流過

緬地，合大盈江，南向東南一百七十里，有孟乃河，源出龍川江；而龍川江在騰越

東，實出峨昌蠻地，南流至緬太公城，合大盈江。是麓川江與龍川江同出峨昌，同

流南向，千崖西，同入甸地，同合大盈；然二地實無二水。豈麓川卽龍川，龍川卽

金沙，一江而三名耶？蓋麓川又名隴川，龍與隴實相近，必卽其一無疑。蓋峨昌蠻

之水，流至騰越東，爲龍川江，至芒市西，爲麓川江，以與麓川爲界也。其在司境，實

出青石山下，以其下流爲金沙江，遂指爲金沙之源，而非源於山下可知。又至千